

王無邪：追尋天人合一

「藝術三月」，藝倡畫廊呈現王無邪個展《水意山情》，展出十六幅畫作，時間跨度從1985年至2023年，涵蓋其四個不同系列的作品。難得88歲的王無邪先生專程趕到畫廊，談天說地間，從個人經歷、不同藝術階段的轉換聊到創作觀：「我從《易經》，特別是中國『天人合一』的哲學中悟到很多——外國是『天人相爭』，所以這次（個展）包括天地、流水、城市、書法四個部分，你可以看到我很多畫都有太極圖作為骨架、結構，大自然永有抑揚頓挫的節奏、亦有周而復始的韻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這是我作品的一大特點；另外就是虛實變化，動靜結合。」



滄懷十六
宣紙 上墨 141 x 68 cm 2011

撰文／方獻

在畫廊見了面，除了需戴助聽器，王無邪依然健談。說起前一天在巴塞爾藝博會香港展會見到王氏伉儷徜徉展場觀賞作品，還時不時彎下腰細讀作品旁標籤上那麼小的字，他笑起來。

「很久以前我就看過《美術家》雜誌，只是記不起來有沒有給它寫過稿。」王無邪道：「其實我是寫作出身，算是文人底，先學文再學畫，後來發現原來我的文才不及畫才，就開始棄文從畫。」料想不到的是，「畫畫之後居然賣到畫，還可以推動現代水墨畫運動。」

認識逾70年的老友、「三劍客」之一的作家昆南認為，如果他（王無邪）不走繪畫這條路，在文學方面繼續發展，同樣大有可為。「當然，他卻走對了，可不是嗎？一幅畫的價值，可能足夠養活他下半世。」

他依舊喜歡寫作，只不過這些文字大多散見於畫冊、畫展序言，雖寥寥數語，卻是理解其作品的「密碼」。他喜畫水，在一幅作品旁這樣寫道：

「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白居易詩句）。江水東流，一直是詩人墨客筆下的慨嘆。水之源頭，遠在天邊，今日非不可尋達。大江於我，有一種深厚感情。中國本來是江河文化的國家。我來自珠江，現住近珠江的出口。

匪夷所思的是，迄今他唯一的一本文集，還是10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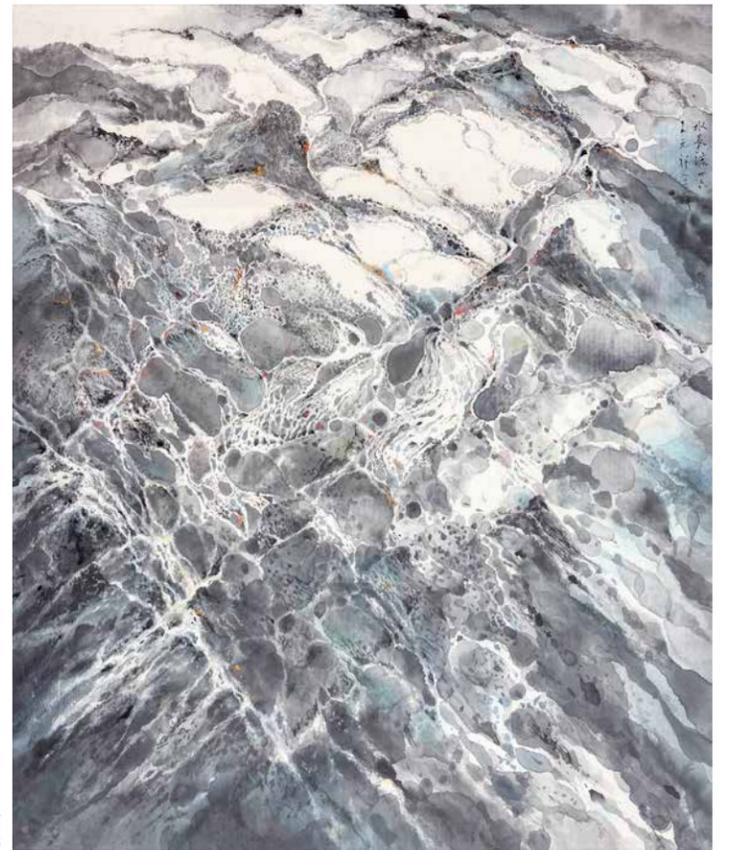
王無邪伉儷攜手走過逾60年人生路

被收入家鄉《東莞學人文叢》、在廣州出版的55萬字《王無邪集》，反而在香港沒有一本他的畫論或者傳記。問夫人吳璞輝，有無可能在兩年後90大壽之時出一本《王無邪傳》？夫人笑說，要看看有沒有時間，「首先還是身體要健康。他很多事情做，差不多每天都畫畫。還在大學教一兩門課，博物館也是顧問。另外，早年在紐約出版的幾本設計教材今年會在國內出版，需要作最後審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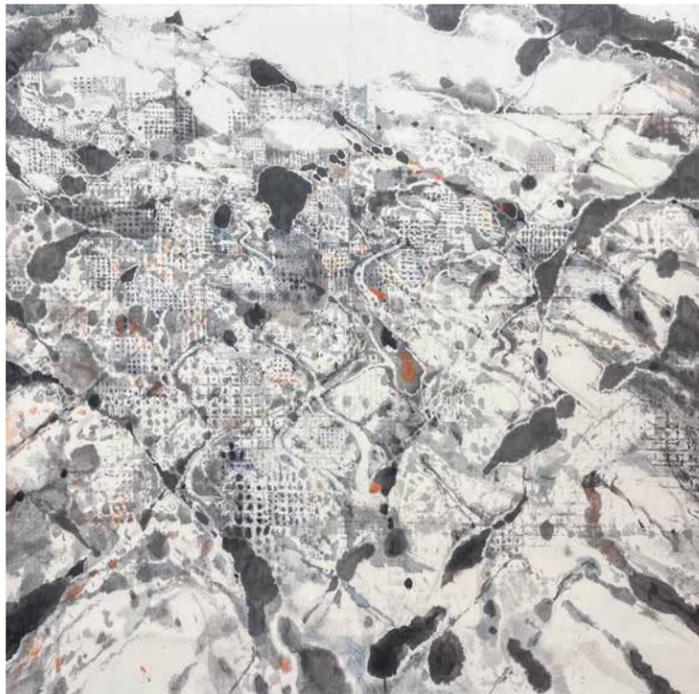
其實，王無邪和夫人吳璞輝「中學的時候已經認識了。所以（我）和岑昆南、葉維廉一幫人，也是老朋友。」當時兩人都是文學青年，吳璞輝要寫王無邪的文章，兩人得以相識。但真正戀愛則是「到了外國去唸書才開始」，兩人同一時間在同一間大學唸書，「他讀雕塑，我是平面設計。十年以後才結婚……」屈指算來，戀愛加婚姻，早已經超過一個花甲。

棄文從畫 設計教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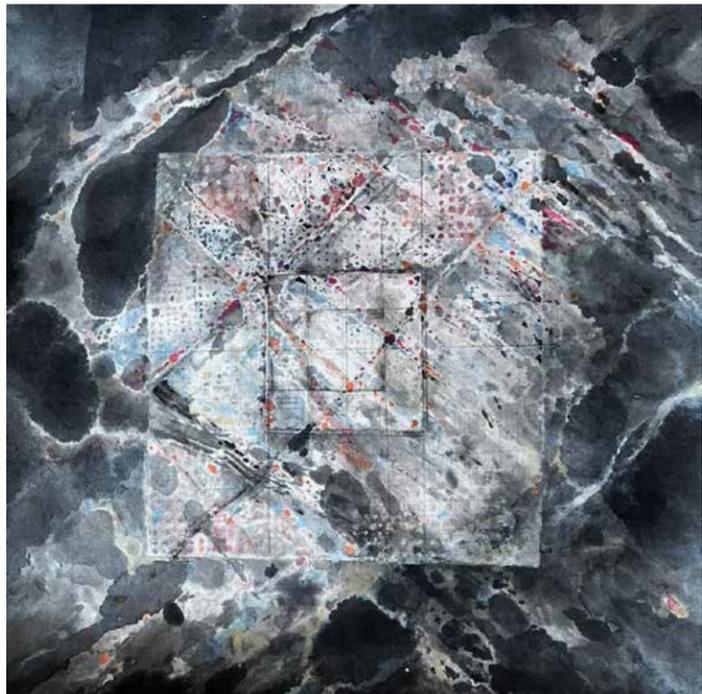
原名王松基的王無邪，1936年生於東莞虎門太平鎮。兩歲時，「日本仔來了，父母帶我到香港。」不料很快香港也淪陷，「但似乎還是安全些。」經歷過戰亂的王無邪仍記得住在西區半山時，遙望對面九龍被硝煙籠罩的情景。不久母親帶着他從陸路走難返鄉下。「又是日本仔世界，經過他



水長流州六
宣紙 上墨彩 100 x 83.5 cm 2013



城鎮之四
宣紙上墨彩 98 x 98 cm 2011



窗夢廿八
宣紙上墨彩 44.5x 46.5 cm 2021

們的崗哨，要鞠躬的。」二戰結束，十歲的王無邪再次來港，自此定居於此。

「開始在香港接受教育，入了一間以英文為主的天主教學校，聖若瑟書院，用英文比較多，所以變成學不到普通話。」王無邪回憶道，自己中學沒畢業已經喜歡寫作，「給報章投稿，想從事文學、特別是新詩的探索，畢業第二年和一些文友夾錢出版《詩朵》雜誌，刊登新詩、現代詩。」他自言初時迷上19世紀英國浪漫主義詩人，「跟著是二戰時期英美現代主義詩人，所中意、最崇拜的詩人有艾略特、奧登，從翻譯他們的作品來學寫詩、求得語言上的磨練，有意跟當時的香港文壇對抗，另樹一幟，很有野心。」他承認，「無邪」之名在當時的文壇有些名氣，而這名字來自《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太多人知道這個名字，就不改第二個名了。」

但雜誌「不是很有特別的銷路」，王無邪「用初入社會做事省下來的一點積蓄」，「自己上印刷廠、校對，派給報攤、書局，出了三期頂唔順，沒錢做下去，又搞一個新協會，叫香港現代文學美術學會。」

1956年，亦即中學畢業兩年後，王無邪開始繪畫方面的嘗試，想「在美術方面發展」。「最初沒有老師，完全自己探索」，第二年加入香港美術會，不時跟陳福善、韓志勳等人到離島、淺水灣等處寫生。用水墨媒介作畫，則始於

1958年，「試以畫刀刮水墨及水彩於西畫紙上，我當時沒有底（基礎）的，跟過廣東畫家梁伯譽習國畫，也跟香港美專校長陳海鷹學素描，從兩方面吸收傳統國畫技法。後來則跟呂壽琨習水墨畫。我就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我學他，但不跟他條路的，一路都要自己找一條特別的路。」

受西方現代詩影響，王無邪接觸到現代藝術，「對外國的繪畫潮流很熟悉」，但他也發現：「純粹橫的移植是一條難以行得通的道路，只有繼往方能開來，傳統與現代不能偏廢。」這或者是他後來在美留學期間，油彩創作之餘，未忘水墨媒介的主因。差不多七十年後，王無邪在他最新個展開幕前回顧道，「畢業後倏忽數十年，我的作品大都屬於水墨畫範疇。我覺得水墨媒介有助顯現東方性。」

王無邪很快在畫壇嶄露頭角，第一個展覽「就賣到畫」，「記得是在告羅士打行的香港英國文化協會圖書館舉辦，我將那些畫拍了照，出了本小冊子，寄到美國的藝術學院，居然有學院肯收我，還不收學費。」

王家原本尚算殷實，不過王父五十年代因罹患癌症離世，醫病耗盡家財。「變成當時個個坐飛機（上學），我就只有坐船前往。」頭兩年在俄亥俄州的哥倫布藝術與設計學院，之後轉到巴爾的摩的馬里蘭藝術學院，「四年下來讀了兩間學校，同時拿到學士、碩士學位，畢業之後回到香港。」王無邪解釋，自己在哥倫布藝術與設計學院「學到很多關於

包豪斯的東西」，他直言對自己影響很大，「正好我都好理性化，好適合我吸收，但學校離當時美國的藝術活動中心很遠，最近的芝加哥都需要8小時車程，紐約是14小時。待了兩年我就轉學去了巴爾的摩的馬里蘭藝術學院，那裡離華盛頓只一個鐘頭車程，費城是兩個小時，紐約四小時。學校請到華盛頓很有名望的一位藝術館館長，一個星期來一天，教藝術史，他對我影響也很大；還接觸到當地一些有名望的當代畫家、學者，他們的思想、視野讓我直接吸收到當代藝術的最新思潮。」

1965年王無邪回到香港時，「大會堂開始有香港博物美術館，即是後來的香港藝術館和香港歷史博物館前身。去美國留學前香港畫壇文壇很多人已經認識我，包括美術館創館館長溫納之前跟我就有交情，回來後美術館準備請我，但過不到大會堂那一關，因當年美國學歷在英殖香港不被正式認可，這樣我就進不去，沒想到因禍得福。」

彼時，香港中文大學正籌備校外進修部，主任是從港大過去的賴恬昌教授，要找人幫手，兩個人在街上撞到，「他聽說大會堂不請我，就讓我去中大校外進修部（任行政助理），這個改變很重要，因為我在校外進修部專門處理與藝術有關的課程，當時請到呂壽琨老師教水墨畫，我自己教設計，這兩門課程非常賣座，有企位的，後來很多人才都是這兩門課程出來的。」

這些新興的藝術教育催生了一場香港現代水墨運動，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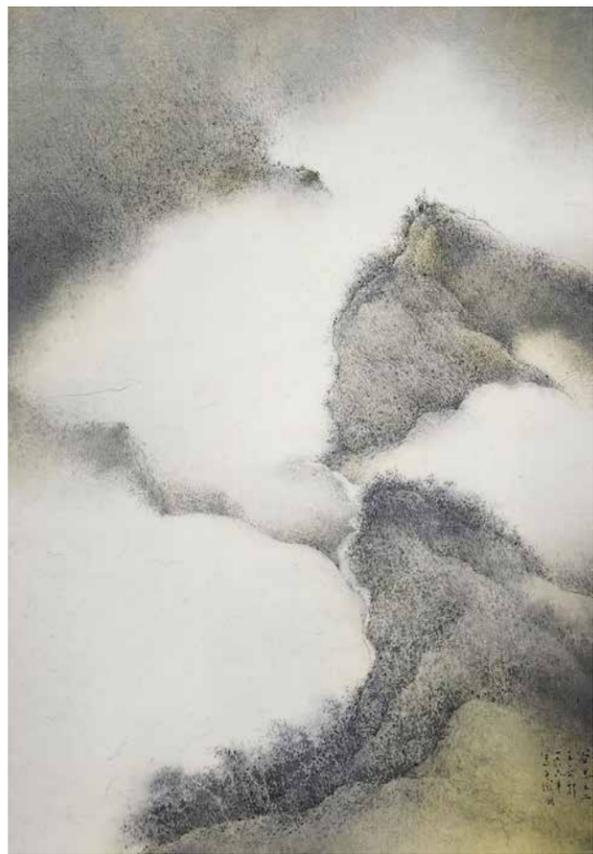
但產生了一個勇於創新的青年藝術家群體，也為香港設計的起步奠定基礎，畢業於此課程的靳埭強、呂立勳、張樹生、張樹新及韓秉華等人成為本地第一批受過正統訓練的設計師。之後，王無邪、靳埭強、韓秉華開辦正型設計學校，繼續培養設計人才，「徒孫中很多去了好似政府的學校，例如工專（理大前身香港工業專門學院）。」

所謂「因禍得福」是指大會堂終因請不到人，遂將原有「美術館助理」的職位提升至「助理館長」，「結果沒有別人適合，加上溫納始終堅持請我」，至1967年，幾經周折後，王無邪終任職香港博物美術館助理館長。這樣就形成他在中大校外「有份教，也幫助他們組織新課程，打下一個藝術與設計教育基礎」，同時通過在美術館設立香港藝術雙年展——有獎金、還有展覽基金——不斷發現、鼓勵新的本土藝術人才，推動現代藝術的局面。「這兩件事在我早年是很重要的開拓」，王無邪笑道。

「讀設計影響了我的畫」，王無邪說，正因為現代水墨作品包含豐富的現代設計元素，有人甚至說，沒有現代設計的影響就不會有香港現代水墨運動。有趣的是，雖然王無邪教很多學生讀設計，但他自己從來沒想過做設計師，「當時有人請我做設計我都推了，我的文學底子令我不走商業化的路。」他樂於將自己所謂的理性化思維教給學生，「我每做一件事都會想，到底有幾多方式可以做好這件事。想到A，會問還有沒有第二條路、有沒有B或者C或者D？有了A，



遠懷廿三 宣紙上墨彩 69.5 x 136 cm 1997



思谷之二 宣紙上墨彩 81 x 57 cm 1986

還要考慮有沒有 A1、A2、A3、A4，有沒有 A1 加 B1，如此類推，這種推理化的理性思維可以探索無窮的道路，再判斷哪個最適合自己，哪個可以發展得更好。這是我設計教學的中心，不會固定在一條路，更不應該重複自己，而是致力發現多元化的道路，在多元化道路之外還有合與分，令學生找出不同方法實踐創意、探索探索個人創新之路。」

1969 年，中大校外進修部將王無邪執教其策劃的兩年制藝術設計文憑課程時所用的筆記資料結集，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設計專著《平面設計原理》（中英文版）。其後王無邪以英文重寫該書，獲美國紐約雷因浩特出版社出版；以中文重寫的版本，則在台北《雄獅美術》逐期發表，後編成書由雄獅出版。這部最早將現代設計理論引入香港的著作影響了超過兩代香港設計師，並使「平面設計」一詞沿用至今，不但奠定了王無邪「香港設計教育先驅」的地位，亦是現代設計理論日後傳播內地的源頭。

有筆有墨 有情有理

在美術館做了 6 年助理館長，王無邪說，自己一直有個心意「不想打政府工」，因政府工限制很大，「當時政府想送我出去，補讀與博物館有關的學校，條件是接受政府的資

助就要長期在政府做，起碼要六年，我覺得這對於我作為藝術家發展不是很適合，正好理工學院計劃發展到理工大學，請了我做高級講師，我就離開了政府美術館。」當其時理工開始從太古城遷往紅磡發展，設計系後來擴大為設計學院，王無邪成為理工設計學院首席講師，一做十年，直至 1984 年移居美國。再次回流香港，已經是回歸前的 1996 年。

王無邪在美國的 12 年，是其藝術生活的重要轉捩點。後來被他稱為人生的「遠隔反思」階段。王氏伉儷在紐約曼哈頓對岸的新澤西州鷹崖鎮遠離繁囂地生活，作畫之餘，繼續以英文撰寫設計論著，由紐約的出版社安排，出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越南文、印尼文版，「都賣得不錯」。他後來在曼哈頓下城添置畫室，以接觸當時美國藝壇最新發展，反思傳統與現代契合的成敗得失，畫風慢慢蛻變，逐漸進入藝術創作的成熟期。

「回來以後變得中西不分」，王無邪道，對我來說中西之間就沒有什麼分界線。在他看來，在香港最適合發展「不問東西」，百多年來香港的環境混雜了中國與西洋的影響。「就文化承繼而言，我的血統並不是純正東方的。雖然我受雙語教育長大，但中英文皆『半桶水』；我是中國人，但對中國的認識都是從紙上得來，即使後來能去到現場，也是遊客式的走馬觀花，與成長在中國內地的人大有分別，我們稱之為不中不西。當代西方藝術觀念、形式、技巧，曾給我很大衝擊。但躑躅東西甚或傳統現代之間，我還是喜歡以毛筆蘸水墨，寫在富吸水性的紙或布上，不願同化於西方，亦不以背棄傳統為代價。」

他自稱「背景複雜，又文學、又設計、又傳統中國畫、又西方當代藝術」，「文學是我早年的心志，設計反映我理性的一面，傳統是我作品的內在精神，現代是西方文明給我的影響。所謂文學為情，設計作理，傳統立骨，現代顯貌，可從我大部分畫作反映出來。這四個元素的增與減形成我不



杜牧詩意 宣紙 上墨彩 42 x 53 cm 2019



展覽現場

同時期的畫風，比如某個時期我可能偏向中國傳統方面較多，某個時期則偏向當代藝術較多。在不同的消長情況下引出我迂迴的藝術道路。」

正如他「很喜歡中國的哲學，比如我讀過《易經》；李、杜，蘇東坡、王安石還有納蘭性德，我都會讀；外國則是艾略特、奧登……」，王無邪最早的畫作受西方現代主義啟發，先後追隨過野獸派、表現主義、立體主義、超現實主義以至抽象藝術的路線。即使在跟隨呂壽琨先生習水墨的時候，也經常會嘗試用水墨畫形式作融會西方各種畫派風格的實驗。「最西化的階段，是在 1968–1971 年，醉心於硬邊繪畫，也接受些簡約藝術的影響，少用線條而集中於色面運用。1968–1970 年那兩年間，幾乎全寫油畫；1970–1971 年那一年，有半年居停紐約市作畫，則以丙烯顏料在吸水性的國畫紙上繪畫有松花邊緣的幾何形構圖。在此階段之前，我的作品以水墨為主，曾先後接受過抽象表現主義和波普藝術的影響，在此之後，回到水墨媒介，近年則偏愛 17 世紀荷蘭畫家林布蘭及 19 世紀英國畫家特納。」他指著展廳裡的作品說，「林布蘭明暗化的光影，很多時候是用側光、背光，用背影，這兩張作品一層一層的光影比較明顯，這張就沒有了。」

王無邪說，我所期待的是真正現代中國藝術之建立，我自覺不完全屬於東方，更不完全屬於西方，只可以在邊界與邊界之間尋獲屬於我的空間。「紐約有的我不希望再有，主流的方向不是我的方向，但我已吸收不少西方的營養，這些都成為我軀體中奔流不息的血液。我的作品無論如何的傳統，可能在畢生鑽研傳統藝術的人眼中總有點離經叛道，因

作者簡介 張力，字字字字字字



在畫廊為偶遇的觀眾簽名

為我用光用色不免有西洋傾向。」

他認為，自己是畫山水為主，山水代表大自然，這亦反映了中國人經過二千年農業社會所確立的文明。經過這麼多年，必定開始有新的面貌，但無論如何改變，中華文明依然是我們主要的源頭。「即使我的作品有多抽象、多當代，仍然保有東方意蘊。」就如王維詩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透出的沉鬱與空靈，正好道出他經常表達的兩種不同畫境。

創作水墨超過六十年。王無邪愛從山入水，堅持寫水畫水。水無定形，又無定向，予人無限想像，象徵他一生的無根狀態：他的生命正如水般隨波逐流，隨遇而安。「水代表了我的身份，無任如何我是追求中國人的理想，追尋天人合一」，王無邪說，就如石濤所謂「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脫胎於予也，予脫胎於山川也，搜盡奇峰打草稿也，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也，所以終歸之於大滌也」。